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趙鐵寒編

札記·輯佚書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趙鐵寒教授編次

文廷式全集
(三)

第三册目次

讀書札記一卷

永樂大典輯佚書一卷

孟子趙注札記一卷

出三藏記集卷第四(上)一卷

W232/11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春秋隱八年經宿男卒杜預注曰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邱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按本末不備何得為例左氏不傳春秋諸例皆後人竄入征南雖有左癖不能圓其說也

九年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大雨霖以震此已不辭又曰凡雨自三日以上為霖既曰三日經何以但書癸酉乎若謂書始雨日則不雨者經何以不書始不雨月而必書某某月至于是某月乎要之左傳書法凡例實無當經意而杜注直謂經無霖字經誤尤為謬妄桓元年傳冬鄭伯拜盟杜注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案正義謂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例左氏所載不必一一與經比附也

杜必繩之以例以經不書而云傳誤非是

三年經有年正義引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為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螣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鸛鵒不以有字為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螣俱是非常之灾亦不可謂其宜有也案此以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之有字與有鸛鵒來巢之有字為例幾於不通文義矣且經所書如日有食之有星孛于大辰之類何以置之不引乎正義先申賈說後引釋例蓋亦不以杜為然

五年傳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案國人分散則當不赴何得再赴

甚非事實公羊以為君子疑焉於義為長

十年經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按六年傳已詳載其事此復從北戎病齊追記左氏文法未有複疊似此者明是後人竄入不能自掩其迹也又按六年傳云故有郎之師則此處無傳甚明

十有二年經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按此日月例之至顯者而杜以為因史成文無義例則春秋可以不作矣正義曰魯史記注多違舊章致使日與不日無復定準及其其字衍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

或略或詳非此所急信如此說則孔子亦無定準矣何其誣也何邵公注公羊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深得經旨

十有七年經葬蔡袒侯三傳經文同釋例稱劉賈許曰無臣子之辭則各本皆同而杜注云稱侯蓋謬誤可謂勇於疑經劉原文春秋權衡云己所不曉因以為謬苟非不知而作何以及此

莊二年經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疏公羊穀梁皆以為邾之別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之旨未有伐人之邑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按桓七年焚咸丘公羊傳曰邾婁之邑杜注云魯地此等

皆無所據苟以異於二傳而已

莊元年至五年傳甚簡惟楚武王荆尸一條略詳然不與經相比附疑此外皆後人依託為之七年傳亦然七年經恆星不見杜注云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紫比不惟不知麻象若入夜日光不沒則從古未有之異經何但書恆星不見乎杜之逞臆妄說如此十年正義曰孔子脩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案此公羊大義沖遠以說左傳失之

二十有二年經夏五月正義曰釋例曰經四時有不具者丘明無文皆闕謬也杜之信傳疑經如此

二十有四年經曹羈出奔陳杜注羈蓋曹世子也正義曰此事左氏敘梁並無傳公羊以曹羈為曹大夫杜以

此經書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故附彼為之說蓋為疑辭按此杜之自為傳也正義深得其旨亦歸于曹注云蓋為戎所納正義曰賈逵以為羈是曹君亦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遂羈而立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案杜用賈說惟以羈為世子為異然賈君生東漢所見容有異籍征南之說則真以意言之耳

郭公注云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按此等經文偽增左氏者所不能為傳故從蓋闕而杜軌指為經誤可謂妄謬

二十有六年經五條皆無傳傳三條皆不附經注曰此

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正義曰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案此皆左氏不傳春秋之證杜說亦自不了二十九年傳惟樊皮叛王一向書事餘皆發凡亦非左傳之體三十一年傳亦惟發一凡而已

閔元年傳初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汪辛廖晉大夫正義曰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車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此規過之取精確者正義又曰炫用服氏之說知服義固多勝杜也

二年經狄入衛傳遂滅衛注云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歟但以入為文按此等皆鄉壁虛造之

說

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注不稱姜闕文正義曰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為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為之說耳按此等注疏皆足以病左氏凡褒貶異文並云經闕迷罔後學莫甚於此矣

又傳諱國惡禮也汪云當時臣子率意而諱無深淺常準聖賢有時而聽之按如杜氏之意直以春秋經文為無常準而已

五年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按四年傳記晉事結云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是年傳云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明是上下銜接之辭增益者強

傳釋經橫加來告一語讀者審察文理決知非左氏之本有也

又傳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此文亦與上文不接明增益也

十有一年傳之釋經者惟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一語此與五年傳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同皆強附策書之例

僖十五年傳此一役也秦可以霸注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知不然者呂甥勸秦伯納晉侯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故杜別為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不為殊絕案如服義謂韓戰則頌其

戰勝何與於納晉君如杜義還晉君則此時未還何得指為一役蓋呂甥假稱君子之言云秦必歸君貳而執之者指韓之戰服而舍之者指歸晉君此一役也白賈兼實事虛情而言服杜義皆未備

二十年傳凡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脩之今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案經傳皆言新作而注以為脩飾失其義矣正義曰不知啟塞之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啟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為闔扇鍵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

以不言春冬而直云從時知從何時豈止明作傳不了待月合而後明哉杜之言亦無明證案服據月合為說是明證也增傳者在月合後故依用其義然與上書不時之時字實不相貫杜說亦不可通蓋發凡書法又出兩手也

二十四年傳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按此叙事之文秦伯納之及河文義緊接中忽夾入書法且不復成文理且及河之時文公猶未為晉君何以遽記其不告入乎此等增益之處痕跡顯然毋庸史曲為之說

又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按是年經書晉侯夷吾卒而傳記殺懷公明是經傳歧異不得但以不

告二字了之

二十六年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注鬻熊祝融十
二世孫正義曰司馬遠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未知
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閒出一千二百年略而
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父子為一世何以得近千二百
年乎按杜所說或出當時譜牒然不足據光伯規之是
也疏又以為或兄弟伯叔相及則枝詞耳
又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按此與上下文不貫增益
之迹顯然

二十八年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注百猶勵也正義曰
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為六百跳也杜言百猶
勵亦不知勵何所謂按此注誠不可解故正義亦為疑

辭釋文勵音邁惜不著其說

三十年傳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汪昌歆昌蒲菹正義曰
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按正義
上文引周禮醢人昌本已得其說似不必更求別名惟
下文薦五味實對昌歆言疑昌歆兼有甘酸平苦鹹五
味以昌本為主而多物和調之故名曰昌歆說文曰歆
盛氣怒也故歆有盛義顧亭柎曰和錄據玉篇作歆歆
字亦未知所出
三十二年杜注兩山相欽正義曰公羊傳曰穀之欽巖
杜或取公羊之意但欽巖是山之貌而云相欽文亦不
順未能審杜意也按此疏譏杜文義不順孔氏所僅見
杜意實以兩山相嵌故可以辟風雨耳釋文欽本或作
嵐嵐字尤不可解

三十三年傳秦師輕而無禮注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
兵正義曰或出司馬兵法其書既亡未見其本按據此
則今所傳五篇蓋出後人掇拾

文元年傳閏三月非禮也一節正義曰杜為長麻置閏
疏數無復定準又云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麻
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
同者則未滿二十二月頻置閏按此深譏杜氏之不
諳麻法也正義屢用三統麻竇較杜氏為優
二年傳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按春秋
必無尊秦之例增傳者於晉文則曰明德於秦穆則曰
崇德皆暗諷公羊穀梁襄賢之意而易其辭
文五年傳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注言過其行按此

以言行釋華實至精而確

八年傳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珍之已不可解且傳但言遂會伊雒之戎何以即見其可珍注又以戎將伐魯說之皆所謂妄造事實也

九年傳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注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褒貶皆從魯史不同之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正義曰褒貶皆從魯史以其體例已舉不假改正故按如注疏說則孔子於春秋直未嘗脩也魯事既不假改正外事又並從赴告則所謂筆削者安在乎春秋一經至元凱乃始晦之而孔冲遠乃謂孔子受誣久矣賴元凱方始雪之甚矣其惑也

十有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注

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正義曰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衛冀隆亦同服義難杜云經所不書傳即發文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按魯史失之左氏於何得之杜氏直謂經不書為失耳妄謬之甚

又傳郟瞞由是遂亡正義曰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盾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隅之山賜之以漆為姓則是世為國主繇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為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僕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為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為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感也國語仲尼之談左傳止明所說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竇疑之久矣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

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於臨洮按此正義不信傳說而從公穀也然穀一長狄而書曰敗亦斷非經意此等當闕疑耳

十有三年經大室屋壞釋文大音泰注及傳同正義曰公羊作世室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言此室是室之最大者按此疏不知太與世通尚有可說至讀太為如字則近陋矣

十三年傳其處者為劉氏正義曰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徙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按左氏凡有增益皆欲附於傳經以行其書與他書妄竄者不同讀者雖能分督其

非要當取其護持左傳之盛心也

十四年傳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與下文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緊接故不赴云云皆後世鐸入十五年傳惠叔猶毀以為請注教卒至今期年正義曰劉炆云教去年九月卒至今年身不得禫期年今知非者杜據日月之久欲盛言其遠但首尾二年亦得為期年之義案三年之喪為首尾三年是通義也未聞首尾二年可稱期年若然則十二月遭喪者至正月便可為期年乎正義之言失之彌遠

十六年傳先君蚡冒所以服陘濕也汪陘濕地名正義曰言服陘濕則陘濕本是他國蚡冒始服之釋例陘濕與僖四年次于陘為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

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越中息服潁水之地疑非也按此條潁非杜注全書所無蓋劉炫之辭未能刪定者也

十有七年經齊侯伐我西鄙注西當為北蓋經誤按左氏紀事不必盡與經合杜則以傳改經而已

宣元年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注不書氏史闕文按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何以不言闕文是自相矛盾正義曰去氏稱姜則不成又義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此竟不知文義凡經之入義褒貶顯見者杜預皆以闕文略文說之經術之蠹未有如此者也

四年傳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正義引釋例說尚有未

盡按杜氏黨篡之迹焦里堂論之已詳而釋例中妄謬之辭尤甚余嘗條列而論之以為孔子成春秋而亂臣戍子懼杜預注左傳而亂臣賊子喜陳蘭甫師以為知言

五年經公如齊夏公至自齊案限以不書奔喪為諱過杜以書至為示過服義為長服說見釋例

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注云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殪之正義曰如杜所注戎訓為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文故其字在上案杜注文義不通正義蓋深非之

八年經平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注不言公子因上行還聞無事省文從可知也正義曰衛氏難杜云其

閒有平已有事于大廟何得為閒無異事按衛異隆之
說是也異隆蓋用服義則服氏此條當用公羊為說
又按衛異隆為服氏之學見後魏言曾思伯傳則服義
之不備石宜米及衛氏之說正義引異隆李次白賈服
說凡若于條注輯述遺之非也

十二年傳參之內將在晉軍可得食乎言已必死戰
十有五丰經晉師滅赤狄潞氏汪潞赤狄之別種正義
曰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竊謂此
直謂其肌膚之赤白耳正義又曰夷狄祖其雄豪者則
稱豪名為種者中國之始封也竊謂狄稱氏者猶遼金
之部族多以地名非必靈氏以雄豪之祖也
十五年傳國若含垢天之道也按此即老子受國之垢

是為天下主之意道家之旨也

十六年傳宋將鉏樂懼注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錫樂氏
族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將鉏為樂氏
族不知所出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為一人傳無
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按此疏不信注然杜必有所
本疑許顯二家之舊注也襄二十三年正義曰世族譜
樂鉏為樂氏族以樂樂為雜
人不知杜意何故也此疏亦不信杜譜

又傳郤至曰傷國君有刑按此春秋時列國戰陳之大
法必非郤至權詞杜注孔疏皆不言其義失之

又郤至與單襄公語正義曰周語詳而此略先賢或以
為國語非邱明所作為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按古人
著書廣集異聞各依原本不得以小有不同斷為出自

兩人

襄二年經六月庚辰注云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正義曰長麻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
也按杜不知天算而動云經誤其立言不遜如此襄九年注
亦云經誤

襄五年傳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
共王於是不刑按此處文義不貫蓋書法與所載君子
曰出兩手故也

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按獻子此
言正合孝經也孝經云以配天宗本許周即禮記所謂
祈穀于天宗也獻子乃禮家雜記中所當必得其實
何邵公病之過矣

又傳謂從者也按從讀如縱

八年傳孫擊孫無注二孫子狐之子正義曰賈逵云然未必有文可據相傳為此說也按杜用賈義如此等亦迷其所出必使後人不信注矣

九年經宋災注天火曰災來告故書正義引公羊傳云云又曰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為此注以異之按此杜注之大意具多立新說者但求異於公穀而已於經意不相闕也增傳者之書法凡例亦此意也九年傳商主大火正義曰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說也大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何以所分能當大地星紀在於果北吳越實在東南

魯衛東方諸侯選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羣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此與訃正月之交正義皆極精之說疏中六朝人舊義至多此類是也

又傳閏月戊寅注云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按杜注不甚破字此注所疑似巧而拙衛翼隆難之是也

又傳冠於成公之廟注從衛所處正義曰服虔以成公是衛之曾祖即云祧謂曾祖之廟也杜意從衛所處意

在排舊說也按杜好立新說此疏深知其意

十年傳吳子壽夢正義曰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按當時蠻夷文字蓋亦以音併合而得之服子慎通於譯語是以能言其故

十一年傳七姓十二國之祖正義引劉炆難服虔按

十二國當以邾小邾為一服杜說並不可從義十九年正義亦引劉難服

又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注經書秋史失之正義曰傳言日月分明是經謬按杜孔信傳疑經如此

十四年傳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正義曰孟子云云姓名略同行義正反孟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

按孟子言鄭人侵衛此傳孫子逐公傳聞各異固宜兩存正義輒詆孟子為假辭亦立言太易矣

十六年傳莒犁比公注犁比莒子號釋文犁徐力私反

比音毗注同案犁比疊韵疑本諡比犁比發聲猶壽夢

二字為一言也漢時猶以比為諡可證三十一年杜注

大云賈未鈕密州之字尤覺支離

十九年傳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按此句與上下文

隔闕明是後人增入二十年傳云書曰蔡殺其大夫公

增傳者乃病傳矣

二十年經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注稱弟明無罪正義曰

賈逵以為稱名罪其偏杜言此以排賈氏也按但稱

陳侯之弟於文為不辭書名恐非罪之杜說是

二十一年傳詩曰僂哉殍哉聊以卒歲 案此當是逸
詩杜注以小雅釋之釋又止義皆知其誤而不能糾正
二十二年傳晏平仲曰忠信為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按此與論語子張問行章義合知晏子之學亦儒家也
二十三年傳知悼子少注年十七正義曰計悼子年十
六不得為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規
杜非也 按既有誤寫何得以光伯為非正義強詞蓋
多此類

二十四年正義曰炫於處秦為劉謂非上明之筆據此知文
十三年正義 本劉疏也 亦韋居杜不信元愷之言已之遠祖數目
譏訐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意之
所見不敢自隱唯賢者裁之 按此光伯雋疏詞意顯

然正義錄於疏末意亦是劉而非杜也

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釋文曰此傳本為後王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專寫因以在此耳杜注云當繼前年之末而特就此者傳寫失之正義曰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為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麋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云楚子圍鄭此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為後卷之始此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按後人割傳附經又加以增入竄改故文義往往不相聯屬矣然據此注及釋文正義知此傳原在下卷之百列二十六年經文之前不知何時移入此卷末也